

我的母親 2794 李○○

「遠方有個模糊的背影，想身手抓住，但她卻漸行漸遠…」，半夜從夢中醒來，臉頰還淌著淚珠滑過的痕跡，我知道又夢見母親了，腦中思緒像幻燈片般，一幕幕放映著母親的臉孔，從年輕到蒼老，母親像是一把火炬，給我光與熱抵擋外面的侵略不受傷害。

母親十六歲與父親結婚，兩年後懷了我，但在生產過程碰到血崩，母親告訴醫生保助胎兒，經過搶救，雖母子均安，但母親卻無法再生育，母親無怨無悔的付出自己的青春歲月，累了，擦擦額頭上的汗水繼續工作，病了，偷偷躲在角落吃藥，不願家人為她擔心，卻總將喜悅與我們分享，並且告訴我們：「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！」

天空微明，思緒回到現實，母親已經去世多年了，我握緊雙手，像最後握住她的手一般，低頭祈禱，希望在遙遠國度的母親，也能當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

給母親的一封信 5476 沈○○

提筆想寫一封信給您，卻不知如何寫起，想問您近來過的好嗎？病情是否穩定？但只要想到您，內心思緒翻湧無法平靜，您的諄諄教誨「歹路不可行」，猶言在耳，我卻又深陷在這囹圄中，悔恨自己的無知不孝，我所做的一切，總對您造成一次次的傷害。那日您前來看我，日漸蒼白的頭髮、日形消瘦的身影，更讓我無地自容，不能在您身邊服侍，卻未見您有任何責備，您一直都盼望孩兒能成龍成鳳，我卻深深傷了您的心。

母親節即將到來，我想我的悔悟就是給您最好的禮物，這一封信，除了表達對您的思念與悔悟外，希望您能原諒我的所作所為，也願天佑您身體健康。

阿母的雙手 7271 楊○○

女兒拉著我手放到她的頭上，和妻離婚後，女兒與相依為命，每晚要我說著故事、撫著頭髮才能入睡著。看著女兒漸漸進入夢鄉，耳邊傳來清柔的兒歌聲，還有一雙輕撫我額頭的手。

阿母是一個純樸的鄉下婦人，在父親因肝硬化去世後，阿母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擔，白天和大姐在市場賣炸蝦餅、蠶豆賺些小錢，收攤後又到餐館打雜洗碗，一直到天黑才能拖著疲累的身子回家，只有在臨睡時才能放鬆的躺在我身旁一邊清柔的唱著兒歌、一邊輕撫著我的頭，哄我入睡，阿母的手佈滿了燙傷和凍裂的傷口，雖然粗糙但好溫暖，摸在頭上雖然刺刺的，但卻很舒服，只有這時候，阿母是屬於我一人的，每天都期待著這一刻來臨。

隨著時光流逝，我們也漸長大成人，在我離家求學不久後卻傳來母親病重的消息，母親害怕花錢又擔心影響我考大學的心情，獨自忍痛隱瞞病情，等到昏迷送醫，已是肝癌末期回天乏術，握著那雙粗糙曾經溫暖卻已冰冷的雙手，細細撫摸一道道為我兄弟留下的傷痕，阿母微張眼睛，提起無力的雙手，最後一次摸著我的頭，我好不捨。

阿母去世快二十年了，夜深人靜時，阿母的手仍不時浮現眼前，看著女兒熟睡的臉孔，但願我的手能像阿母的手一樣，看護著她長大。